

主

婦

集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版

◆(80420)

主 婦 集 一 冊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作 者 沈 從 文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廠
刷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沈韻蕓)

目次

主婦	一
貴生	二〇
大小阮	五三
謝子弟	七九
存	一一一

主婦集

主婦

碧碧睡在新換過的淨白被單上，一條琥珀黃綢而薄棉被裹着個溫暖暖的身子，長髮披拂的頭埋在大而白的枕頭中，翻過身時，現出一片被枕頭印紅的小臉，睡態顯得安靜和平。眼睛閉成一條微微彎曲的線。眼睫毛長而且黑，嘴角邊還釀了一小渦微笑。

家中女傭人打掃完了外院，輕腳輕手走到裏窗前來，放下那個布簾子，一點聲音把她弄醒了。睜開眼看看，天已大亮，并排小牀上綢被堆起像個小山，牀上人已不見（她知道他起身後到外邊院落用井水洗臉去了。）伸手把牀前小檯几上的四方錶拿起，剛六點整。時間還早，但比預定時間已遲醒了二十分。昨晚上多談了些閒話，一覺睡去直到同房起身也不驚醒。天氣似乎極好，人閉着

眼睛，從晴空中時遠時近的鴿子唿哨可以推測得出。

她當真重新閉了眼睛，讓那點聲音像個搖牀，把她情感輕輕搖蕩着。

一朵眩目的金色葵花在眼邊直是晃，花蕊紫油油的，老在變動，無從捕捉。她想起她的生活，也正彷彿是一個不可把握的幻影，時刻在那裏變化。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最可信的，說不清楚。她很快樂。想起今天是個希奇古怪的日子，她笑了。

今天八月初五。三年前同樣一個日子裏，她和一個生活全不相同性格也似乎有點古怪的男子結了婚。爲安排那個家，兩人坐車從東城跑到西城，從天橋跑到後門，選擇新家裏一切應用東西，從臥房牀鋪到廚房梳櫃，一切都在笑着、吵着、商量埋怨着，把它弄到屋裏。從上海來的姊姊，從更遠南方來的表親，以及兩個在學校裏唸書的小妹妹，和三五朋友，全都像是在身上釘了一根看不見的發條，忙得輪子似的團團轉。紗窗，紅燈籠，賞下人用的紅紙包封，收禮物用的灑金箋謝帖，全部齊備後，好日子終於到了。正同姊姊用剪子鉸着小小紅喜字，預備放到糕餅上去，成衣人送來了一襲新衣。「是誰的？」「小姐的。」拿起新衣跑進新房後小套間去，對鏡子試換新衣。一面換衣一面胡

胡亂亂的想着：

……一切都是偶然的，彼一時或此一時。想碰頭大不容易，要逃避也罔費心力。一年前還老打量穿件灰色學生制服，扮個男子過北平去讀書，好個浪漫的想像！誰知道今天到這裏卻準備扮新娘子，心甘情願給一個男子作小主婦！

電鈴響了一陣，外面有人說話，「東城陳公館送禮，四個小碟子。」新郎忙忽忽的拿了那個禮物向新房裏跑，「來瞧，寶貝，多好看的四個小碟子！你在換衣嗎？趕快來看看，送力錢一塊罷。美極了。」院中又有人說話，來了客人。一個表姊；一個史湘雲二世。人在院中大喉嚨嚷，「賀喜賀喜，新娘子隱藏到那裏去了？不讓人看看新房子，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機關布景，不讓人看？」「大表姐，請客廳坐坐，姊姊在剪花，等你幫幫忙！」「新人進房，媒人跳牆；不是媒人，無忙可幫。我還有事得走路，等等到禮堂去賀喜，看王大娘跳牆！」花匠又來了。接着是王宅送禮，周宅送禮；一個送的是瓷瓶，一個送的是陶俑。新郎又忙忽忽的抱了那禮物到新房中來，「好個花瓶，好個美人。碧碧，你來看！怎麼還不把新衣穿好，不合身嗎？我不能進來看看嗎？」「嗨，嗨，請不要來，不要來！」另一個成衣人又送衣來了。

「新衣又來了。讓我進來看看好。」

於是兩人同在那小套間裏試換新衣，相互笑着，埋怨着。新郎對於當前正在進行的一件事情，雖熱心神氣間卻儼然以爲不是一件真正事情，爲了必需從一種具體行爲上證實它，便想擁抱她一下，吻她一下。「不能胡鬧！」寶貝，你今天真好看！」「唉，我的先生，你別碰我，別把我新衣揉皺，讓我好好的穿衣。你出去，不許在這裏搗亂！」你完全不像在學校裏的樣子了。」「得了得了。不成不成。快出去，有人找你得了得了。」外面一片人聲，果然又是有人來了。新郎把她兩隻手吻吻，笑着跑了。

當她把那件淺紅綢子長袍着好，輕輕的開了那扇小門走出去時，新郎正在窗前安放一個花瓶。一回頭見到了她，笑迷迷的上下望着，「多美麗的寶貝！簡直是……」「唉，我的大王，你兩隻手全是灰，別碰我，別碰我。誰送那個瓶子？」「周三兄的賀禮。」「你這是什麼意思？頂喜歡弄這些容易破碎的東西，自己買來不夠，還希望朋友也買來送禮。真是古怪脾氣！」「一點不古怪！這是我的業餘興趣。你不歡喜這個青花瓶子？」「唉，別這樣。快洗手去再來。你還是玩你的業餘寶貝，讓

我到客廳裏去看看。大表姊又嚷起來了。」

一場熱鬧過後，到了晚上。幾人坐了汽車回到家裏，從××跟蹤來的客人陸續都散盡了。大姊姊表演了一齣崑劇遊園，哄着幾個小妹妹到廂房客廳裏睡覺去了。兩人忙了一整天，都似乎十分疲累，需要休息。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注意到那個朋友。朋友正把五斗櫥上一對羊脂玉盒子挪開，把一個青花盤子移到上面去。

像是讚美盤子，又像是讚美她，「寶貝，你真好！你累了嗎？一定累極了。」

她笑着，話在心裏，「你一定比我更累，因為我看你把那個盤子搬了五次六次。」

「寶貝，今天我們算是結婚了。」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說，「我看你今天簡直是同瓷器結婚，一時叫我作寶貝，一時又叫那盤子罐子作寶貝。」

「一個人都得有點嗜好，一有嗜好，總就容易積久成癖，欲罷不能。收藏銅玉，我無財力，搜集字畫，我無眼力，只有這些小東小西，不大費錢，也不是很無意思的事情。並且人家不要的我來要……」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說，「你說什麼？人家不要的你娶……」

停停，他想想，說錯了話，趕忙補充說道，「我玩盤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要。至於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終於得到寶貝，你真想不到幾年來你折磨我成什麼樣子？」

她依然笑着，意思像在說，「我以爲你真正愛的，能給你幸福的，還是那些容易破碎的東西。」

他不再說什麼了，只是莞爾而笑。話也許對。她可不知道他的嗜好原來別有深意。他似乎追想一件遺忘在記憶後的東西，過了一會，自言自語說：「碧碧，你今年二十三歲，就作了新嫁娘！當你二十歲時想不到這一天？甜甜的眉眼，甜甜的臉兒，讓一個遠到不可想像的男子傍近身邊來同過日子。他簡直是飛來的。多希奇古怪的事情！你說，這是個人的選擇，還是機運的偶然？若說是命定的，倘若我不在去年過南方去，會不會有現在？若說是人爲的，我們難道真是完全由自己安排的？」

她輕輕的呼了一口氣。一切都不宜向深處走，路太遠了。昨天或明天與今天，在她思想中無從聯絡。一切若不是命定的，至少好像是非人爲的。此後料不到的事還多着哪。她見他還想繼續討論一個不能有結論的問題，於是說，「我倦了。時間不早了。」

日子過去」。

接續來到兩人生活裏的，自然不外乎歡喜同負氣，風和雨，小小的傷風感冒，短期的離別，米和煤價的記錄，搬家，換廚子，請客或赴宴，紅白喜事慶弔送禮。本身呢，懷了孕又生產，爲小孩子一再進出醫院，從北方過南方，從南方又過北方。一堆日子一堆人事倏然而來且悠然而逝。過了三年，寄住在外祖母身邊的小孩子，不知不覺間已將近滿足兩周歲。這個從本身分裂出來的幼芽，不特已經會大喊大笑，且居然能够坐在小橈子上充汽車夫，知道唧唧唧學汽車叫吼。有兩條肥碩脆弱的小腿，一雙向上飛揚的眉毛，一種大模大樣無可不可的隨和性情。一切身邊的都證明在不斷的變化，尤其是小孩子，一個單獨生命的長成，暗示每個新的日子對人賦予一種特殊意義。她是不是也隨着這川流不息的日子，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呢？想起時就如同站在一條廣泛無涯的湖邊一樣，有點茫然自失。她趕忙低下頭去用湖水洗洗手。她愛她的孩子，爲孩子笑哭迷住了。因爲孩子，她忘了昨天，也不甚思索明天。母性情緒的擴張，使她顯得更實際了一點。

當她從中學畢業，轉入一個私立大學裏作一年級學生時，接近她的同學都說她「美」。她覺得有點驚奇，不大相信。心想：什麼美？少所見，多所怪罷了。有作用的阿諛不準數，她不需要。她於是謹慎又小心的迴避同那些阿諛她的男子接近。到後她認識了他。他覺得她溫柔甜蜜，聰明而樸素。可以多說點話時，他告她他好像愛了她。話還是和其餘的人差不多，不過說得稍稍不同罷了。當初她還以為不過是「照樣」的事，也自然照樣擱下去。人事間阻，使她覺得對他應特別疏遠些，特別不溫柔甜蜜些，不理會他。她在一種謙退逃避情形中過了兩年。在這些時間中自然有許多同學不得體的慇懃來點綴她的學生生活。她一面在沈默裏享用這分不大得體的慇懃，一面也就漸成習慣，用着一種期待，去接受那個陌生人的來信。信中充滿了謙卑的愛慕，混和了無望無助的憂鬱。她把每個來信從頭看到末尾，隨後便輕輕的嘆一口氣，把那些信加上一個記號收藏到個小小箱子裏去了。毫無可疑那些冗長的信是能給她一點祕密快樂，幫助她推進某種幻想的。間或一時也想回個信，卻不知應當如何措詞。生活呢，相去太遠；性情呢，不易明白。說真話，印象中的他瘦小而羞怯，似乎就並不怎麼出色。兩者之間，好像有一種東西間隔，也許時間有這種能力，可以把那種間隔挪

開那誰知道然而她已慢慢的從他那長信習慣於看到許多微嫌鹵莽的字眼。她已不怕他，一點愛在沈默裏生長了。她依然不理睬他，不曾試用沈默以外任何方法鼓勵過他，很謹慎的保持那個距離。她其所以這樣作，與其說是爲他，不如說是爲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人。她怕人知道怕人嘲笑，連自己姊姊也不露一絲兒風。然而這是可能的嗎？

自然是不可能的。她畢了業，出學校後便住在自己家裏，他知道了，計算她對待他應當不同了一點，便冒昧乘了橫貫南北的火車，從北方一個海邊到她的家鄉來看她。一種十分勉強充滿了羞怯情緒的晤面，一種不知從何說起的晤面。到臨走時，他問她此後作何計劃。她告他說得過北京唸幾年書，看看那個地方大城大房子。到了北京半年後，他又從海邊來北京看她。依然是那種用微笑或沈默代替語言的晤面。臨走時，他又向她說，生活是有各種各樣的，各有好處也各有是處的，此後是不是還值得考慮一下？看她自己。一個新問題來到了她的腦子裏，此後是到一個學校裏去還是到一個家庭裏去？她感覺徘徊。末了她想：一切是機會，幸福若照例是變生的，昨天碰頭的事，今天還會碰頭。三年都忍受了，過一年也就不會飛，不會跑；——且攔下罷。如此一來當真又攔了半年。另外

一個新的機會使她和他成爲一個學校的同事。

同在一處時，他向她很蘊藉的說，那些信已快寫完了，所以天就讓他和她來在一處作事。倘若她不十分討厭他，似乎應當想一想，用什麼方法使他那點癡處保留下來，成爲她生命中一種裝飾。一個女人在青春時是需要這個裝飾的。

爲了更謹慎起見，她笑着說，她實在不大懂這個問題，因爲問題太艱深。倘若當真把信寫完了，那麼就不必再寫，豈不省事？他神氣間有點不高興，被她看出了。她隨即問他，爲什麼許多很好看的，女人他不麻煩，卻老纏住她。她又並不是什麼美人。事實上她很平凡，老實而不調皮。說真話，不用阿諛，好好的把道理告給她。

他的答覆很有趣，美是不固定無界限的名詞，凡事凡物對一個人能够激起情緒引起驚訝感到舒服就是美。她由於聰明和謹慎，顯得多情而貞潔，容易使人關心或傾心。他覺得她溫和的眼光能馴服他的野心，澄清他的雜念。他認識了很多女子，征服他，統一他，唯她有這種魔力或能力。她覺得這解釋有意思。不十分誠實，然而美麗，近於阿諛，至少與一般阿諛不同。她還不大瞭解一個人對

於一個人狂熱的意義，卻樂於得人信任，得人承認。雖一面也打算到兩人再要好一點，接近一點，那點「驚訝」也許就會消失，依然同他訂婚而且結婚了。

結婚後她記着他說的一番話，很快樂的在一分新的生活中過日子。兩人生活習慣全不相同，她便盡力去適應。她一面希望在家中成一個模範主婦，一面還想在社會中成一個模範主婦。爲人愛好而負責，謙退而克己。她的努力，并不白費，在戚友方面獲得普遍的讚頌和同情，在家庭方面無事不井井有條。然而恰如事所必至，那貼身的一個人，因相互之間太密切，她發現了他對她那點「驚訝」好像被日常生活腐蝕，越來越少，而另外一種因過去生活已成習慣的任性處，粗疏處，卻日益顯明。她已明白什麼是狂熱，且知道他對她依然保有那種近於童稚的狂熱，但這東西對日常生活卻毫無意義，不大需要。這狂熱在另一方面的濫用或誤用，更增加她的戒懼。她想照他先前所說的征服他，統一他，實辦不到。於是間或不免感到一點幻滅，以及對主婦職務的厭倦。也照例如一般女子，以爲結婚是一種錯誤，一種自己應負一小半責任的錯誤。她愛他又稍稍恨他。他看出兩人之間有一種變遷，他冷了點。

這變遷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她需要對於這個有更多的瞭解，更深的認識。明白「驚訝」的消失，事極自然，驚訝的重造，如果她善於調整或控制，也未嘗不可能。由於年齡或性分的限制，這事她作不到。既昧於兩性間在情緒上自然的變遷，當然就在歡樂生活裏攙入一點眼淚，因此每月隨同周期而來短期的悵鬱，無聊，以及小小負氣，幾乎成爲固定的一分。她才二十六歲，還不到能够靜靜的分析自己的年齡。她爲了愛他，退而從容忍中求協妥，對他行爲不圖瞭解但求容忍。這容忍正是她厚重品德的另一面。然而這有個限度，她常擔心他的行爲有一時會溢出她容忍的限度。

他呢，是一個血液裏鐵質成分太多，精神裏幻想成分太多，生活裏任性習慣太多的男子。是個用社會作學校，用社會作家庭的男子。也機智，也天真。爲人熱情而不溫柔，好事功，卻缺少耐性。雖長於觀察人事，然拙於適應人事。愛她，可不善於媚悅她。忠於感覺而忽略責任。特別容易損害她處，是那個熱愛人生富於幻想忽略實際的性格，那分性格在他個人事業上能够略有成就，在家庭方面就形成一個不可救藥的弱點。他早看出自己那毛病，在預備結婚時，爲了適應另外一人的情感起見，必需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最具體方法，是擱下個人主要工作，轉移嗜好，制止個人幻想的發展。他

明白玩物喪志，卻想望收集點小東小西，因此增加一點家庭幸福。婚後他對於她認識得更多了一點，明白她對他的希望是「長處保留，弱點去掉。」她的年齡，還不到瞭解「一個人的性格，在某一方面，是長處，於另一方面恰好就是短處。」他希望她對他多有一分瞭解，與她那容忍美德更需要。到後他明白這不可能。他想：人事常常得此則失彼，有所成必有所毀，服從命定未必是幸福，但未必是不幸。如今既不能超凡入聖，成一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遵重一個事實。既無意高飛，就必需剪除羽翼。三年來他精神方面顯得有點懶惰，有點自棄，有點衰老，有點俗氣，然而也就因此，在家庭生活中顯得多有一點幸福。

她注意到這些時，聽他解釋到這些時，自然覺得有點矛盾。一種屬於獨佔情緒與純理性相互衝突的矛盾。她相信他解釋的一部分。對這問題思索向深處走，便感到愛怨的糾纏，痛苦與幸福平分，十分惶恐，不知所向。所以明知人生複雜，但圖化零為整，力求簡單。善忘而不追究既往，對當前人事力圖盡責。刪除個人理想，或轉移理想成為對小孩關心。易言之，就是盡人力而聽天命，當兩人在熟人面前被人稱謂「佳偶」時，就用微笑表示「也像冤家」的意思；又或從人神氣間被目為「冤

家」時，仍用微笑表示「實是佳偶」的意思。在一般人看來她很快樂，她自己也就不發掘任何愁悶。她承認現實，現實不至於過分委曲她時，她照例是愉快而活潑，充滿了生氣過日子的。

過了三年。他從夢中摔碎了一個瓶子，醒來時數數所收集的小碟小碗，已將近三百件。那是壓他性靈的沙袋，鉸他幻想的剪子。他接着記起了今天是什麼日子，面對着尚在沈睡中的她，回想起三年來兩人的種種過去。因性格方面不一致處，相互調整的努力，因力所不及，和那意料以外的情形，在兩人生活間發生的變化。且檢校個人在人我間所有的關係，某方面如何種下了快樂種子，某方面又如何收穫了些痛苦果實。更無憐憫的分析自己，解剖自己，愛憎取予之際，如何近於笨拙，如何彷彿聰明。末後便想到那種用物質嗜好自己剪除羽翼的行爲，看看三年來一些自由人的生活，以及如昔人所說「跛者不忘履」情感上經常與意外的鬭爭，腦子漸漸有點胡塗起來了。覺得應當離開這個房間，到有風和陽光的院子裏走走，就穿上衣，輕輕的出了臥房。到她醒來時，他已在院中水井邊站立一點鐘了。